集義軒詠史詩鈔

集義軒詠史詩鈔目錄卷二

周二

集義軒詠史詩鈔卷二

順德羅惇衍椒生著

七言律二十八首

周

二

計倪　一名然葵邱濮上人或曰姓辛名文子共先晉國公子遨遊海澤亦號漁父范蠡薦為大夫按班固答賓戲云研桑心計於無垠則然亦作研又徐廣曰計然者范蠡之師也名研故諺曰研桑心算

日月五精皆道妙參觀災異見陰陽輿師先在興農事治國明於治歲方儲稻嘉猷心善計臥薪苦志膽同嘗

十年吳沼韜良策雲水悠悠笠澤鄉

日月 越王句踐戰敗將入吳與諸臣別倪曰侯天察地紀歷陰陽觀變參災分別妖祥日月含色五精錯行福見知吉妖出知凶臣之事也見吳越春秋

農事 句踐反國欲圖吳召倪曰吾恐動於無功故問其道倪對曰是固不可興師者必先蓄積食錢布帛不先蓄積士卒數饑饑則易傷重遲不可戰戰則耳目不聰明彊弩不轂發不能當旁軍見弱走之如犬逐羊靡從部分伏地而死前頓後僵與人同時而戰受天之殃未必天之罪也亦在其將王興師以年數恐一旦而忘越王曰善請問其方吾聞先生明於治歲萬物盡長欲聞其治術可以爲教常子明以告我寡人不敢忘倪對曰人之生無幾必先憂積蓄以備妖祥凡人生或老或弱或彊或怯不早備生不能相葬王其審之必先省賦斂勸農桑饑饉在問或水或埔因熟厚積以備四方師出無時未知所當應變而勤隨物常羊卒然有師彼日以弱我日以彊得

世之和擅世之陽王無忽志愼無儲稻倪儲貨以甲
加會稽之饑不可再更王其審之乙等次之甲
貨之戶日粢爲上物賈七十乙貨之戶日黍爲中物
石六十丙貨之戶日赤豆爲下物石五十丁貨之戶
日稻粟令爲上種石四十戊貨之戶日麥爲中物石
三十巳貨之戶日大豆爲下物石二十庚貨之戶日
穡比蔬食故無賈辛貨之戶日果比越王句踐
蔬食無賈王癸無貨俱見越絕書臥薪反國乃苦
身焦思置膽於坐坐臥卽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日女
志會稽之恥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
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吳招句踐用倪策修
貧弔死與百姓同其勞見史記之十年國富厚
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疆
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亦見越世家

范蠡

字少伯本楚宛三戶人仕越爲上將軍後
適齊爲鴟夷子皮之陶爲朱公又復居梁
不知所終

扁舟泛泛五湖春千古知幾第一人分散再三輕貨殖
雄猜强半忌功臣浮雲富貴黃金鑄落日煙波白髮新
駭盡聽聞矜犬吠何如服桂晦仙身

扁舟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歎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易名姓**貨殖**適齊涸跡人間復之陶爲朱公朱公以爲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見貨殖傳**雄猜**先是蠡將行謂文種曰子來去矣越王必將誅子復爲書遺種日吾聞天有四時春生冬伐人有盛衰泰終必否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惟賢人乎蠡雖不才明知進

退高鳥已散良弓將藏狡兔已盡良犬就烹夫越王爲人長頸烏喙鷹視狼步可與共患難而不可共處樂可與履危不可與履安子若不去將害於子明矣見吳越春秋

金鑄 蠡去後越王乃使良工鑄金象蠡之形置之坐側朝夕論政見越絶書

犬吠 文種荆平王時爲宛令之三戶之里范蠡從犬竇蹲而吠之從吏恐文種慙令人引衣而障之文種曰無障也吾聞犬之所吠者人今吾到此有聖人之氣行而求之來至於此且人身而犬吠者謂我是人也乃下車拜蠡不爲禮見繹史

服桂 蠡好服桂飲水後在蘭陵賣藥見劉向列仙傳

文種 字子禽楚人事越王句踐先爲南陽宰繼爲大夫後爲相國伏劍而死葬於國之西山

智計原來召禍機況工圖始世間稀一○書○竟○促○良○朋○算○

九術何能故主依恩大莫酬夷虎踞功高易震篡鴻飛
黥彭鼎鑊從茲濫幾輩弓藏早識微

圖始 種與范蠡去吳之越句踐賢之種躬正內蠡出治外種善圖始蠡能慮終見越絕書

一書 句踐已平吳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兎死走狗烹越王爲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九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六在子子爲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見史記越世家

九術 越王句踐復召相國謂曰子有陰謀兵法傾敵取國九術之策今用三已破吳其六尚在子所願幸以餘術爲孤前王於地下謀吳之前人於是種仰天歎曰嗟乎吾聞大恩不報大功不還其謂斯乎吾悔不隨范蠡之謀乃爲越王所戮王賜之種屬盧之劍種得劍又曰南陽之宰而爲越王之擒自笑曰後百世之末忠臣必

以吾爲喻矣虎踞吳王闔廬冢在閶門外築三日而見吳越春秋白虎居其上故號虎邱見越絕書

鴻飛鴻飛冥冥弋人何篡本揚子法言註篡取也

養由基字叔楚大夫

百中垂楊一葉青更傳左翼拂蜻蛉弓調隔柱猨揮淚

石洞懸崖兒沒翎王忌高才慙夢月人鍾絕技挾飛星

紀昌觸矢心寒甚取友應知辨渭涇

一葉楚養由基善射射一楊葉百發能百中之見論衡

左翼荊莊王命養由基射蜻蛉王曰吾不欲中之養由基援弓射之拂左翼王大喜見尸子

揮淚楚王有白蝯王自射之則搏矢而嬉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蝯擁柱號矣見淮南子

沒翎養由基見寢石以爲兕也射之

矢飲羽見論衡

紀昌

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臥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二年之後雖錐末倒背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必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氂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覩餘物皆邱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斡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既盡衛術計天下之敵已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墜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爲父子尅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見列子湯問篇

壺子

名林一作壺邱子林鄭人列禦寇師之

此心靜躁判仙凡何事神巫倏季咸坐有門徒皆齒序
貴如國相失頭銜塊形猶慮歧趨外杜德無踰外揵嚴
自古修真戒浮驚吾宗一誤昧機緘

季咸　鄭有神巫日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天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見莊子應帝王篇

門徒　子產相鄭往見壺邱子林與其弟子坐必以年是倚其相於門也高誘日年齒也子產壺邱子弟子坐以齒少長相亞不以尊位而上之倚置其相之龍於壺邱子之門外不以加於坐也故日倚其相於門事見呂氏春秋亦見莊子

塊形　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爨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親雕琢復樸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壹以是終見列子黃帝篇

杜德　初列子與季咸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日諸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

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溼灰焉列子入涕泣沾襟以告
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止是殆
見吾杜德幾也見列子黃帝
篇外捷本莊子庚桑楚篇

吾宗

列子又與季咸見
壺子立未定自失
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
滅矣已失矣吾弗及矣壺子日鄉吾示之以未始出
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爲
頹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見莊子應帝王篇

扁鵲

姓秦氏名越人勃海鄭人爲醫
或在齊或在趙在趙名扁鵲

上池神水飲長桑分得桐雷一瓣香術到靈時通夢寐
病從微處燭膏肓洞垣察隱眞金鑑隨地標奇古錦囊
技可生人翻死技倉庚療妒竟無方

長桑

少時爲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奇之常
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

年乃呼扁鵲私坐間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敬諾遂出其懷中藥予扁鵲言飲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司馬貞曰上池水謂水未至地者蓋承取露及竹木上水取之以和藥也

桐雷 玉海云岐黃彭扁抑揚輔導至於桐雷乃著簡編蓋謂桐君雷公也二人皆黃帝臣

夢寐 趙簡子爲大夫專國事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於是召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對曰血脈治也而何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言夢之帝所甚樂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閒閒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言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其聲動心帝命我射熊羆俱死董安于受言書而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

洞垣 始扁鵲以長桑之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蓋見五藏癥結以診脈爲名耳

隨地 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爲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爲耳目痺醫來入咸陽聞

泰人愛小兒卽爲小兒醫隨俗爲變

生人 號太子已死扁鵲生之

死技 泰太醫令李醯自知技不如扁鵲使人刺殺之

療妒 山海經云鶬鵰爲膳可以療妒楊夔療妒論日梁武帝郗后性妒或言倉庚作膳可使妒療遂令茹之果減半

榮啟期 宋人年九十餘家語作榮聲期或云榮盇期

杏壇化雨被儒科居士分途別嘯歌動地百年無盜跖後天一壽有維摩鹿裘春暖潛蹤潔鴈桂秋高度曲和不善自寬徒自苦誰詢三樂泰山阿

三樂 孔子游於泰山見榮啟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日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日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而吾得爲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旣得爲男矣

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見說苑雜言及列子天瑞篇又見太平御覽引新序及皇甫謐高士傳

左伯桃 燕人

分。投。堅。漆。歷。雷。陳。羊左交從入楚親生。友。睽。離。非。死。友。
人。倫。膠。固。即。天。倫。併衣雪阻途中伴絕食風酸樹裏身
壯。繆。平。生。最。心。折。至。今。開。卷。倘。悲。辛。

雷陳 雷義舉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義遂佯狂被髮走不應命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見後漢書又杜甫詩羊角哀左伯桃二云莫令膠漆地萬古重雷陳 **入楚** 人相與為死友欲

仕於楚道遥山阻遇雨雪不得行饑寒無計自度不能俱生伯桃謂角哀曰天不我與深山窮困併在一人可得生宜俱死之後骸骨莫收內手捫心知不如子生恐無益而棄子之能我樂在樹中死角哀聽之伯桃入樹中而死角哀得衣糧前至楚楚平王愛角哀之賢嘉伯桃之義以公卿禮葬之角哀夢見伯桃曰蒙子之恩而獲厚葬然正苦荊軻之冢相近欲役使吾吾不能聽也連與戰不勝今月十五日當大戰得子則勝否則貧矣角哀至期日陳兵馬詣其冢上作三桐人自殺下而從之君子曰執義可以為世規俱見列士傳

死友

壯繆

闗公常慕伯桃為人見英雄記

墨翟

宋大夫或曰與孔子同時或曰在其後

九攻九距智無雙舟戰謀還制楚江貴義只殊情愬置

非儒。奚解語紛哤篪吹一曲榮難絆刃蹈千番志不降

道始愛親終愛物未聞枯槁足經邦

九攻

公輸般爲雲梯以攻宋之城子墨子解帶爲城以牒爲械公輸般九設攻城之機變子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圉有餘見墨子公輸篇

舟戰

昔者楚人與越人舟戰於江楚人順流而進迎流而退見利則進見不利則其退難越人仰流而進順流而退見利則進見不利則其退速越人因此若執函敗楚人公輸子自魯南遊楚焉始爲舟戰之器作爲鈎彊之備退者鈎之進者彊之量其鈎彊之長而制爲之兵楚之兵節越之兵不節楚人因此若執函敗越人公輸子善其巧以語子墨子子墨子曰今子鈎而止人人亦鈎而止子子彊而距人人亦彊而距子交相鈎交相彊猶若相害也故我義之鈎彊賢子舟戰之鈎彊見魯問篇

貫義

子墨子自魯齊卽過故人謂子墨子曰今天下莫爲義子獨自苦而爲義子不若已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處則耕者不可以不益

急矣何故則食者衆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爲義則子如勸我者也何故止我見墨子貴義篇**非儒**儒者曰親親有術尊賢有等言親疏尊卑之異也吾則不然見墨子非儒篇**笙吹**墨子見荊王錦衣吹笙因也見呂氏春秋**刃蹈**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見淮南子**枯槁**墨子汜愛兼利腓無胈脛無毛雖枯槁不舍也見莊子

黔婁先生齊人劉向作魯人

幽棲終不起龍潛賜粟堅辭志秉廉貴富有餘高孰抗
藏修無悶遯長占一瓢眞樂生前屋半破清規死後嚴
道祕四篇親手訂問誰徵聘侈金兼

賜粟黔婁先生修身清節不求進於諸侯魯恭公聞其賢遣使致禮賜粟三千鍾欲以爲相辭不受

見高士傳

貴富

魯黔婁先生死曾子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終也何以為諡其妻曰以康為諡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旁無酒肉何樂於此而諡為康乎其妻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為國相辭而不為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千鍾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忻忻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諡為康不亦宜乎曾子曰唯斯人也而有斯婦

半破

初曾子聞其死與門人往弔之其妻出戶曾子上堂見先生之尸在牖下枕墼席稾縕袍不表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斂覆頭而足見覆足而頭見曾子曰斜引其被則斂矣妻曰斜而有餘不如正而不足也先生以不斜之故能至於此生時不斜死而斜之非先生意也俱見劉向列女傳

四篇

著書四篇言道家之務號黔婁子終身不屈以壽終見高士傳

徵聘

齊威王嘗禮之以黃金百斤聘為卿守道不詘威王敬之見漢書藝文志

吳起

衛人初爲魯將後爲魏將久之相楚爲宗室大臣所殺

體痛便知親齧指孝衰始出婦蒸梨師門立教終非曾弟子垂名太不齊簪笈離鄉心棄母韜鈐求將手殺妻罪人已把綱常斁兵法雖奇曷足稽

齧指

曾子從仲尼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母曰思爾齧指孔子曰曾參之孝精感萬里齧又作齕見干寶搜神記按王充論衡載曾參嘗出採薪於野客至其家母以手搤臂曾子卽馳至問母曰臂何恙乎母曰今者客至搤臂以呼汝耳二說不同

蒸梨

曾參後母遇之無恩供養不衰其妻以蒸梨不熟因出之曰蒸梨小物也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況大事乎見家語

棄母

初起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頸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

殺妻

起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起起取齊女為妻而魯疑之起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為將將而攻齊大破之

屠黍 晉人為出公太史後奔周○說苑作屠餘

太史何由執簡爭星辰日月亂天行晉亡已預三年決

周傚還能四士旌上國圖書終莫墜中山軌轍又交傾

一朝記載賢人守為鑒興衰有定評

晉亡 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也見晉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圖法歸周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以不當曰是何能為居三年晉果亡見呂氏春秋

四士 威公曰晉亡孰次之屠黍對曰中山次之其俗以晝為夜

以夜繼日男女無別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又曰孰次之屠黍不對威公固問焉對曰君次之威公懼求國之長者得鑄疇田邑而禮之得史理遊巽以爲諫臣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屠黍對曰其術終君之身乎臣聞之國之興也天遺之賢人與極言之士國之亡也天遺之亂人與善諛之士威公薨九月周乃分爲二 見說苑

記載

唐劉知幾以屠黍能存國史與夏桀太史令終古商紂太史令向摯並稱見史通

兒說 宋人善辯爲宋大夫

鄙人遺閉愛君心癖有元王跡莫尋弗解解之操術巧何爲爲此寓言深意筌道籥皆眞宰象外環中得賞音九曲珠穿猶伏蟻無絃落落不鳴琴

鄙人　魯鄙人遺宋元王閉，元王號令於國，有巧者皆來解閉。人莫之能解。兒說之弟子請往解之，乃能解其一，不能解其一，且曰非可解而我不能解也，固不可解也。問之魯鄙人，鄙人曰然，固不可解也，我爲之而知其不可解也。今不爲而知其不可解也，是乃於我。故如兒說之弟子者，以不解解之也。見呂氏春秋

弗解　淮南子人間訓曰智者離路而得道，愚者守道而失路。夫兒說之巧，於閉結無不解，非能閉結而盡解之也，不解不可解也。至乎以弗解解之者，可與及言論矣

九曲　有人得九曲寶珠而不能穿，聖人教以塗脂於線，使蟻穿之。見蘇軾詩註

騶忌　齊人，威王用爲相，封下邳侯

君○相○溫○廉○大○小○紘○四○時○政○令○五○音○宣○鼓○琴○王○善○庸○登○日○

叙○[illegible]○人○驚○辯○屈○天○鏡朗貌羞賓客譽臺高材聚國家賢

婉言諷諫皆忠讜前後三騶足比肩

鼓琴

忌以鼓琴見威王威王說而舍之右室與王言琴謂可治國家而弭人民王曰何也忌曰夫大絃濁以春溫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醳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迴邪而不亂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治國家而弭人民無若平五音者王曰善忌見三月而受相印

辯屈

淳于髡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騶忌子曰謹受教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忌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髡曰豨膏棘軸所以爲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忌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髡曰弓膠昔幹所以爲合也然而不能傅合疏鏬忌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髡曰狐裘雖倣不可補以黃狗之皮忌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間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忌曰謹受令請謹修法律而督姦吏髡說畢趨出至門而面

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居期年封以下邳號曰成侯俱本史記

鏡朗

忌修八尺有餘而形貌昳麗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其妾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皆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客從外來與坐談問曰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孰視之自以爲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於是借以諷諫齊王見國策

臺高

齊威王遊於瑤臺忌來奏事從車羅綺甚衆王望之謂左右曰來者何爲者也左右曰成侯卿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及至上謁曰忌也王不應又曰忌也王不應又曰忌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對曰忌擧田居子爲西河而秦梁弱忌擧田解子爲南城而楚人抱羅綺而朝忌擧黔涿子爲冥州而燕人給牲趙人給盛忌擧田種首子爲即墨而於齊足究忌擧北郭刀勃子爲大夫而九族益親民益富擧此數良人者王枕而卧耳何患國之貧哉見說苑

三騶

戰國時齊有三騶子謂騶衍騶奭及忌也

豫讓

晉人仕於智伯後為其報讐伏劍而死

衆人國士論施報。智伯中行自淺深。一死甘從知已死。二心將愧事君心。請衣如願身悲躍。吞炭成聲口苦瘖。雪憤莫稱頭漆快。古來橋厠有人尋。

國士

趙襄子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為報讐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為之報讐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

知已

初豫讓遯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已者死女為悅已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為報讐而死以報智伯則我魂魄不愧矣

二心

其友為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趙孟趙孟必近幸子乃為所欲為顧不易耶何乃殘身苦形不亦難乎豫讓曰旣已委質臣事人而

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爲者極難耳然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請衣**後襄子喟然歎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爲智伯名旣成矣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爲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以致報讎之義則雖死不恨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吞炭**始豫讓又漆身爲厲吞炭爲啞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頭漆**襄子深怨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橋廁**先是豫讓變名姓爲刑人入官塗廁中拔七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爲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爲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久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

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

楊朱

戰國時人莊子作楊子居注云子居或楊子朱之字

路。已。紛。歧。又。有。歧。亡。羊。何。乃。肆。窮。追。論。人。必。厭。三。相。反。爲。我。身。歸。一。自。私。嗅好椒蘭香獨領味甘菽臬癖交嗤春來曝日宜暄負曷不披誠向赤墀

亡羊

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歧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

相反

心都子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者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

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心都子曰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爲亡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生之況也哀哉俱見列子說符篇

椒蘭 楊子曰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得嗅謂之閼顫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閼智

菽枲 楊朱謂其徒曰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縕黂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厦隩室綿纊狐貉顧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枲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蜇於口慘於腹衆哂而怨之其人大慙子此類也俱見列子楊朱篇

田子方 名無擇魏人子夏弟子爲文侯師

縱殊富貴輕家國貧賤何言士也驕太子下趨嫌獨坐

賢人齊禮在當朝馬嗟罷倣途中贖鳥覘虛無廩外超
青白衣規童侍側文侯兵革況會銷

貧賤

太子擊逢子方於朝歌引車避下謁子方不爲禮擊困問日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日亦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躧然奈何其同之哉見魏世家

下趨

子方侍魏文侯坐太子擊趨而入見賓客羣臣皆起子方獨不起見說苑

齊禮

公季成謂文侯日子方雖賢人然而非有士之君也君嘗與之齊禮假有賢於子方者君又何以加之文侯日如子方者非成所得議也見新序

途中

子方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其御日此何馬也其御日此故公家畜也老罷而不爲用出而鬻之子方日少而貪其力老而棄其身仁者弗爲也東帛以贖之見淮南子

廩外

子方問唐易鵩日弋者何愼對日鳥以數

百目視子子以二目御之子謹周子廪子方曰善子加之弋我加之國鄭長者聞之曰子方知欲爲廪而未得所以爲廪夫虛無無見者廪也見韓非子

青白

文侯與子方語有兩童子衣青白衣侍子方曰此君之寵子乎文侯曰非也其父死於戰此其幼孤也寡人收之子方曰臣以君之賊心爲足矣今滋甚君之寵此子也又且以誰之父殺之乎文侯懸然曰寡人受令矣自是以後兵革不用見說苑

孫臏

齊人孫武之後

獨臥輜車破敵兵馬陵敢謝遂成名但教此樹書留白聊報當年法坐黥駟競疾徐金作埒竈神增減鐵爲營龐涓終竟才難及陰計何能賊友生

輜車　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

計謀成名

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臏謂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併行逐之臏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到曰遂成豎子之名

坐黜

初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涓既事魏得爲惠王將軍自以爲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己疾之則以刑法斷其兩足而黥之

駟競

始田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臏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謂田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勝忌信然之

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臏曰今以君之下
駟與彼上駟君之上駟與彼中駟君之中駟與彼下
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
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

○段干木 魏士隱

財勢何如德義尊潔身行遯竟踰垣西河遺範沿宗派
東郭微言莁教源大駔尋師辭廋市賢侯下士屢登門
名聞敵國雄兵卻偃息衡茅道足藩

德義 魏文侯欲見就造其門干木踰垣而避文侯以
客禮待之出過其廬而軾其僕問曰干木布衣
也君軾其廬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賢者也不趨
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馳千里吾敢不軾乎
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勢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
勢不若德貴財不若義高又請爲相不肯後卑已固

請見與語文侯立倦不敢息見高士傳

西河

干木師卜子夏

東郭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其為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見莊子田子方篇

大駔

段干木晉國之駔本呂氏春秋按後漢書郭太傳作大駔駔音子朗反章懷太子曰駔儈也說文曰駔儈合兩家賣買郎今之度市也

名聞

魏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無幾何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諫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乃按兵輟不敢攻見呂氏春秋

偃息

左太沖詠史詩云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卽指卻秦軍一事

莊周

或云字子休蒙人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楚威王聞其賢使使厚幣

往迎之許以爲相不愛

非非想入太初先一覺蘧廬物外天叔季可能還上古

逍遙應許等遊仙言徵東魯曾宗聖理闡南華不蹈禪

郭象何須滑竊註七篇文字本號筌

逍遙 莊子首篇名逍遙遊 南華 舊唐書明皇紀天寶元年二月莊子號爲南華眞人所著書改爲南華眞經 郭象 晉向秀注莊子深得理趣後郭象竊之以爲已注今兩本并行故有郭向二莊

七篇 莊子內篇七篇皆精深之作其餘有外篇十五篇雜篇十一篇不免有贋筆

趙倉唐 仕魏文侯時爲太子擊舍人

一讀晨風與黍離君前太子寫時思能勝裘帶長無偶

忽賜衣裳召有期使者幸將晁大命吉人深美鳳凰詩

黃臺瓜語鄴侯誦調護宮闈曠代師

晨風 文侯問太子擊舍人趙倉唐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好倉唐曰好晨風黍離文侯自讀晨風曰駮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復讀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子之君怨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

裘帶 文侯曰子之君長孰與是倉唐曰禮擬人必於其倫諸侯無偶無所擬之曰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不更其造

衣裳 文侯於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勅倉唐以雞鳴時王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賜

擊衣不以為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勑子以鷄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乃置酒而稱曰夫遠賢而近所愛非社稷之長策也乃出少子摯封中山而復太子擊

鳧犬

初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太子欲得一可使者倉唐為舍人進曰臣願奉使侯何嗜好太子曰侯嗜晨鳧好北犬於是乃遣倉唐繼北犬奉晨鳧獻於文侯倉唐至上謁曰孽子擊之使者不敢當大夫之朝請以燕閒奉晨鳧敬獻庖廚繼北犬敬上涓人文侯說曰擊愛我知吾所嗜知吾所好召倉唐而見之

鳳凰

倉唐一使而文侯為慈父而擊為孝子太子乃稱詩曰鳳凰于飛噦噦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舍人之謂也俱見說苑及韓詩外傳

黃臺

見唐李泌詩注

列禦寇

鄭人與鄭穆公同時

沖虛嘉號册唐朝入卷眞經解識超幻想開禪形化化奇文創古氣飄飄史公缺傳千秋署莊叟齊名兩字標行早御風霄漢去相臣猶自賦弓招

沖虛 天寶初奉旨册爲沖虛眞人其書改題曰沖虛眞經

化化 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見列子天瑞第一篇

飄飄 飄飄然有凌雲氣游天地之間意本史記司馬相如傳

御風 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見莊子

相臣 子陽爲相專任刑法禦寇乃絕迹窮卷面有饑色子陽使官戴粟數十乘而與之不受居一年鄭人殺子陽其黨皆死禦寇安然獨全本高士傳

西門豹 仕魏爲鄴令

河伯何曾娶婦來女巫三老鴆爲媒早將惡俗祛民害幾使深謀屈令才引水溉田孳鄴下操兵負粟鼓城隈不須象白牛黃辨韋佩遺風望未頹

河伯

豹到鄴會長老問民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所用不過二三十萬與祝巫共分餘錢持歸豹曰娶婦時吾當會之河上及期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衣皆繒單衣立大巫後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爲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

三弟子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豹簪筆磬折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吏旁觀者皆驚恐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奈之何復欲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豹曰諸且留待之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見滑稽傳

鴆媒

吾令鴆為媒兮鴆告余以不好本離騷經

令才

豹治鄴廩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官無計會人數言其過於文侯文侯身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任子治鄴而大亂子能道則可不能將加誅於子豹曰臣聞王主富民霸主富武亡國富庫今王欲為霸王者也臣故稸積於民君以為不然臣請升城鼓之一鼓甲兵粟米可立具也於是乃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操兵弩而出再鼓負輦粟而至文侯曰罷之豹曰與民約信非一日之積也一舉而欺之後不可復用也燕常侵魏八城臣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見淮南子

溉田（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見河渠書）象白（豹初爲鄴令文侯曰子往矣必就子之功而成子之名豹曰敢問有術乎文侯曰有之鄉邑老者而先受坐之人子入而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事之求其好掩人之善而揚人之醜者而參驗之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驪牛之黃也似虎白骨疑象武夫類玉此皆似之而非者也見國策）韋佩（豹之性急故佩韋以緩己見韓非子）

詹何（魏賢人隱處不仕）

天懷輕利是人豪肥遯無疑道術高身在江湖生愈重獲輸網罟數濳韜不論治國樞機闕唯恐傷神管籥操壽類永難忘魏闕乃心王室列仙曹

輕利（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詹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見呂

氏春秋

道術 何為道術之士見意林

綱罟 雖有鈎箴芒距微綸芳餌加之以詹何娟嬛之數猶不能與綱罟爭得也見淮南子

治國 楚王問為國於詹子詹子對曰何聞治身不聞治國詹子豈以國可無為哉以為為國之本在於為身身為而家為家為而國為國為而天下為此四者異位同本故聖人之事廣之則極宇宙窮日月約之則無出乎身者也亦見呂氏春秋

傷神 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詹子曰不能自勝則縱之縱之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縱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見莊子

魏闕 高誘註曰言身在江海之上心存王室故在天子門闕之下也

顏𩑺 齊人宣王時隱士

衣服人誰羨麗都𩑺前妄冀下風趨龔存處士王亡貴

宮築先生客轉逋返璞東山完太璞濫竽南郭困吹竽

當車當肉原多事曷弗貧寒想故吾

斶前

齊宣王見顏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左右曰王
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可乎
斶對曰夫斶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王忿然作
與使斶為慕勢不如使王為趨士

處士

色曰王者
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斶
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
採者死不赦令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
鑑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宣王曰
嗟乎君子焉可侮

當車

王既屈乃今願請受為弟子
哉寡人自取病耳且言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必
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斶辭去曰夫玉生於
山制則破焉非不寶貴也然而太璞不完士生乎鄙
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斶願得
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
以自娛君子曰斶知足矣歸真返璞
則終身不辱俱見國策及高士傳

公儀休 魯博士後為穆公相

閉心何事閉私門茹棄機葵正本原循吏五人周代盛名賢一相魯邦尊嗜魚恥受趨炎饋畜馬應懲聚斂言不與小民爭貨利大臣風概至今存

閉心

休相魯魯君死左右請閉門休日止池淵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心矣何閉於門哉見說苑

茹棄

休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日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令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工士女安所讎其貨乎見循吏傳

循吏

史記循吏傳五人子產孫叔敖石奢

李離及公
儀子也

伯　牙

戰國時齊魯間人

一見成連已得師。學琴東海儘情移。想當棲鳥驚號後
正是潛魚出聽時。萬壑風雲無字譜。滿天霖雨有聲詩。
最憐山水關心外。不復人間遇子期。

成連 水仙操伯牙所作也伯牙學琴於成連三年而
成至於精神寂寞情之專一未能得也成連曰
吾之學不能移人之情吾師有方子春在東海中乃
賫糧從之至蓬萊山留伯牙曰吾將迎吾師刺船而
去旬日不返伯牙心悲延頸四望但聞海水汩沒山
林窅冥羣鳥悲號仰天歎曰先生將移我情乃援琴
而作歌曰繄洞渭兮流澌濩舟楫逝兮
仙不還移形素兮蓬萊山見琴苑要錄

出聽 伯牙鼓琴醽魚

霖雨 出聽見 說文 伯牙遊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為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

山水 見列子湯問篇 伯牙善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志在高山子期曰善哉鼓琴峩峩乎如泰山志在流水子期日善哉鼓琴洋洋乎若江河鍾子期死伯牙擗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足與鼓琴者也 見韓詩外傳及列子

淳于髡 齊人事宣王

高談賓館論縱橫詎敢詼諧傲客卿援手也憂斯世溺
苦心難索解人明冠纓遠絕狂非妄斗石問斟醉亦清
諷諫總關家國計莫將旃孟滑稽輕

賓館 髡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 客卿 謂孟子 冠纓 齊威王八年楚

大發兵加齊齊王使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旁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趙即與之　威王置酒後宮召髡賜精兵十萬楚師引去　斗石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髡意以爲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威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爲諸侯主客譎諫

初威王喜隱好爲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飛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烹阿大夫封即墨大夫奮兵而出諸侯震驚

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

旃孟秦旃楚孟俱與髡同列滑稽傳

集義軒詠史詩鈔目錄卷三

周 三

集義軒詠史詩鈔卷三

順德羅惇衍椒生著

七言律二十八首

周 三

田駢 齊人嘗為齊大夫

天口驚人粲齒牙。名齊髡奭自成家。生徒養得千鍾富。

陶冶思周六合遐。手著新書關治亂。身居高第鬭聲華。

精純果似鍾山玉。道德憑教稷下誇。

天口 道家田子二十五篇遊稷下號天口駢 髡奭 謂炙輠髡雕龍奭 千鍾 齊人見田

駢曰聞先生高義設爲不宦而願爲役田駢曰子何聞之對曰臣聞之鄰人之女田駢曰何謂也對曰臣鄰人之女設爲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今先生設爲不宦貲養千鍾徒百人不宦則然矣而富過畢矣田子辭見國策

六合

田駢以道術說齊王王應之曰寡人所有齊國也道術難以除患願聞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爲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爲材願王察其所謂而自取齊國之政焉已雖無除其患害天地之開六合之內可陶冶而變化也見淮南子

高第

齊宣王於湻于髡田駢騶奭等皆命曰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咸蒙尊寵而愼到接子等聲譽並盛一時歸美焉

精純

田駢嘗曰君子之容純乎其若鍾山之玉桔乎其若陵上之木湻湻乎愼謹畏化而不肯自足乾乾乎取舍不說而心甚素樸見呂氏春秋

道德

史遷曰愼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愼到著十二論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

皆有所
論焉

鬼谷子 姓王氏不知何許人 或以爲古之眞仙

嵩岱仙株萬歲青奈耽捭闔失仙靈先生猶陋儀秦術
後世乃誇長短經蠕動蜎飛文騁說龍潛豹隱智全形
如何噉盡芝英後一聽機鋒淚亦零

嵩岱 鬼谷先生不知其出處常隱居韜智居鬼谷山因以爲稱蘇秦張儀師之遂立功名先生遺書責之曰若二君豈不見河邊之樹乎僕御折其枝波浪盪其根上無徑尺之陰下被數十之痕此木豈與天地有仇怨所居然也子不見嵩岱之松柏華國之檀桐乎上枝干於青雲下根通於三泉之上有元狐黑猿下有豹隱龍潛千秋萬歲不受斧斤之患此木豈與天地有骨肉哉蓋居然也見眞隱傳 仙靈

鬼谷亦云歸谷鬼者歸也其人居漢濱鬼谷山受道弟子百餘人惟蘇秦張儀不慕神仙好縱橫之術見錄異記

長短

漢書張湯傳邊通學短長應劭註日短長術興於六國時長短其語隱謬用相激怒也張晏註日蘇秦張儀之謀趣彼為短歸此為長戰國策名長短術也又漢書主父偃傳偃學長短縱橫術服虔註日蘇秦法百家書說也又按文獻通考長短經十卷唐趙蕤撰論王霸機權正變之術第十七卷載陰謀

蠕動

鬼谷子書有捭闔反應內揵抵巇飛箝忤合摩篇權篇謀篇共九篇其揣篇有云先事而至此最難為故欲揣情必時其謀慮觀蜎飛蠕動無不有利害可以生事生事者幾之勢也貴揣情飭言成文章而後論之

芝英

儀秦嘗答先生書日先生秉德合宏饑必嚥芝英渴必飲玉漿德與神靈齊明與三光同不忘賜書戒以貪味見錄異記

淚零

蘇秦張儀縱橫習之鬼谷先生先生掘地為坑日下說令我泣出則耐分人君之地蘇秦下說鬼谷先生泣下沾襟見論衡

慎到

趙人與楚環淵皆宗黃老
嘗仕於齊著書稱慎子

著倕斲指嫌傷巧哲匠爲門杜乃門義立樞機輕爵祿
功蹈耕織重根源書篇漢史遺文冣名碁齊都夙望尊
可惜英君必好士不師鄒嶧禮徒存

斲指

周鼎著倕而使斲其指先王以見大巧之不可爲也故慎子曰匠人知爲門不知所以門也故必杜然後能門見濰南子

爵祿

善爲國者移謀身之必而謀國移富國之術而富民移保子孫之志而保治移求爵祿之意而求義則不勞而化理成矣見意林引慎子語

耕織

身耕而天下不能偏飽身織而天下不能偏煖故以爲不若誦先王之道而求其說通聖人之言而究其旨上說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國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修雖不耕而食饑不織而衣寒功

賢於耕而食之織而衣之者　遺文　漢書法家愼　名器
也見太平御覽引愼子語　子四十二篇
到與諂于髡田駢環淵接予騶奭在齊齊宣王嘉之
皆命日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
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
致天下賢士也見史記

樂羊
魏將封於靈壽及卒遂
葬其地子孫因家焉

拙誠原不若秦西疑到功臣未放麑刎頸尚羞張耳盩
忍心翻與易牙齊一杯羹啜情終詐兩篋書看氣竟低
賢子始膺賢父愛同朝莊論匪無稽

拙誠
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
烹其子而遺之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
盃文侯謂堵師日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答日
其子而食之且誰不食樂羊拔中山文侯賞其功而

疑其亡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載之持歸其母隨之而啼秦西巴弗忍而與之孟孫歸至而求麑答曰余弗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以爲其子傅其御曰曩將罪之今召以爲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不忍麑又且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見疑秦西巴以有罪益信見韓非子

張耳

張耳與陳餘爲刎頸交後至凶終隙末班史譏其相背之盭按盭戾同

易牙

用烹子以食桓公事

兩篋

魏攻中山樂羊爲將已得中山還反報文侯有貴功之色文侯知之命主書曰羣臣賓客所獻書者操而進之主書舉兩篋以進令將軍視之盡難攻中山之事也將軍還走北面再拜曰中山之舉非臣之力君之功也見呂氏春秋

賢子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子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兄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弟賢足恃乎對曰不足臣賢足恃乎對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而怒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一一以爲不足何也對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亦不

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叔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入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詩曰自求伊祐見韓詩外傳

白圭

名丹周人嘗仕魏文侯至梁惠王時尚存

飄然振轡氣淩雲。五。盡。名。言。決。兩。君。大。鼎。烹。雞。徵。異。論。
少。需。似。貉。失。同。羣。一陶原乏饔飧具三士方成羽翼勳
終勝李悝窮地力樂觀時變足耕耘

五盡 白圭之中山中山之王欲留之白圭固辭乘輿而去又之齊齊王欲留之仕又辭而去人問其故曰之二國者皆將亡所學有五盡又何謂五盡曰莫之必則信盡矣莫之譽則名盡矣莫之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無幸必亡中山齊皆當此

後果然見說苑

大鼎　白圭謂魏王曰函牛之鼎以烹雞多洎之則淡而不可食少洎之則焦而不熟然而視之倆焉美無所可用惠子之言有似於此見呂氏春秋

三士　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對曰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所以名過桓公也卜相曰成與璜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當魏然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羽翼之也見呂覽

地力　文侯時李悝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天下言治生祖白圭見貨殖傳

歐冶子　越人善鑄劍風胡子薦之楚王

磯鼓洪鑪淨掃煙鑄成三劍首龍淵風雷勢起山川外金鐵威騰晉鄭前亂定糺紛神力闢形窮魑魅寶光騫後來薛燭操精鑒尤愛純鈎色煥然

龍淵 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日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子寡人願請此二人作鐵劍乃令風胡子之吳見干將越見歐冶子此干將使之鑿茨山洩其谿取其鐵英作劍三枚一日龍淵二日太阿三日工布晉鄭聞而求之不得興師圍楚三年楚王　容引太阿登城麾之流血千里晉鄭之頭畢白 薛燭 有能相劍者名薛燭越王召而問之日吾有寶劍五請以示之乃召掌者取純鉤薛燭問之日忽如敗如懼如悟下階而深惟簡衣而上坐手振拂揚其華捽如芙蓉始出縱觀其鈲爛如列星之行觀其光渾渾如水之溢於塘觀其斷巖巖如瑣石觀其才煥煥如冰釋此所謂純鉤者耶俱見越絕書

郭隗 燕人昭王往見請教因築宮而師之

應徵原不為黃金但感宮前禮意深師友一時稱盛事

君臣五判寓良箴封。鯨。已。瞑。借讀去聲先。王。目。沾。駿。能。傾。國。

士忘二十八年躬吐握故應賢傑聚如林

黃金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士謂之黃金臺見白孔六帖五判隗對昭王日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詘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己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己者至人趨己亦趨則若己者至馮几據杖眄視指使則廝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呴藉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見國策說苑略同沽駿不惜千金貴猶沽駿與才見陸龜蒙詩廿八昭王即位二十八年乃始伐齊見燕世家如林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蘇子聞之從周歸燕鄒衍聞之從齊歸燕樂毅聞之從魏歸燕劇辛聞之從趙歸燕屈景聞之從楚歸燕士爭湊燕燕王弔死問生與百姓同甘苦見說苑

甯越周人或作衛人又作中牟人道術之士

西周師範致戚公十五年來進學功人卧人休無踵接
己千己百此心雄駕追騏驥難中輟覩惜鯨鯢善內攻
謾笑步遲輸矢速布衣道術溯高風

戚公

寗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寗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不敢休人將卧吾不敢卧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高誘注云威公西周君也師之者以寗越為師也

內攻

齊攻廪邱趙使孔青將死士而救之與齊人戰大敗之齊將死得車二千得尸三萬以為二京寗越謂孔青曰惜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彼得尸而財費乏使其車甲盡於戰府庫盡於葬此之謂內攻孔青曰敵齊不尸則如何寗越曰戰而不勝其罪一與人出而不與人入其罪二與之尸而弗取其罪三寗越可謂知用文武矣

矢速

矢之速也而不過二里止

也步之遲也而百舍不止也今以甯越之材而久不止其爲諸侯師豈不宜哉

布衣 孔墨甯越皆布衣之士也慮於天下以爲無若先王之術者故日夜學之有便於學者無不爲也有不便於學者無肯爲也俱見呂氏春秋

○○○○○○

惠施 魏相爲莊子友

南○華○以○外○又○矜○奇○善辯才聞輔魏時大○雪○葬○遲○王○悅○義○
長○河○渡○急○相○扶○危○迎郊致楚先亘造傳國辭梁勝子之
萬物說多翻蘊怪莫同黃繚衍枝詞

矜奇 莊子嘗稱惠施多方其書五車

善辯 施以善辯爲名

大雪 其後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目壞城郭且爲棧道而葬羣臣多諫太子者日雪甚如此而喪行民必甚病之官費又

恐不給請弛期更日太子曰爲人子而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喪不義也子勿復言羣臣皆不敢言而以告犀首犀首曰未有以言之也是其唯惠公乎請告惠公惠公曰諾駕而見太子因說文王更葬王季之義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日惠子非徒行其說也又令太子未葬其先王而又甚悅文王之義悅文王之義以示天下豈小功也哉見國策

扶危

始梁相死惠子欲之梁渡河而遽墮水中船人救之船人曰子欲何之而遽也曰梁無相吾欲往相之船人曰子居艘機之間而困無我則子死矣子何能相乎惠子曰居艘機之間則我不如子至於安國家全社稷子之比我蒙蒙如未視之狗耳見說苑

迎郊

初魏王令施之楚令犀首之齊鈞二子者將測交也施欲楚之厚己因令人先之楚言曰魏王令犀首之齊惠施之楚鈞二子者將測交也楚王聞之因郊迎施見國策

傳國

魏惠王謂惠子曰上世之有國必賢者也今寡人實不若先生願得傳國惠子辭王又固請曰寡人莫有之國於此者也

而傳之賢者民貪爭之心止矣欲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惠子曰若王之言則施不可得而聽矣王固萬乘之主也以國與人之猶尚可今施布衣也可以有萬乘之國而辭之此其止貪之心愈甚也惠王曰受而賢者舜也寡人欲先生之爲舜也辭而賢者許由也寡人不欲先生爲許由也傳而賢者堯也寡人乃欲爲堯也惠子曰堯舜許由之作非獨堯傳舜受而由辭也他行稱此今無其他而欲爲堯舜許由難哉故惠王布冠而拘於郢齊威王弗受惠王易衣變冠乘與而走幾不出乎魏境凡自行不可以幸爲必誠見呂氏春秋

益怪

施偏爲萬物之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

黃繚

施自以爲賢曰天地其壯乎南方有畸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並莊子

鶡冠子

楚人隱居幽山衣被屢空以鶡爲冠因以爲號莫測其名著書八篇

瀟湘不隱隱幽山祇有龐誒共往還驟薦恐孤良友意逃名莫廁達官班欲教夷貉來無阻尙許成鳩治可攀尉繚同時遺什在橫渠一註闢機關

龐誒 龐誒常師事之後顯於趙鶡冠子懼其薦已也乃與誒絕見眞隱傳子

夷貉 其教不厭其用不弊故能嚋合四海以爲一家而夷貉萬國皆以時朝服致績闡者傳譯來歸

成鳩 龐子開鶡冠子日泰上成鳩之道一族用之萬八千歲有天下兵強世不可奪與天地存久絕無倫世莫不言樹俗立化彼獨何道之行以至於此鶡冠子曰彼成鳩氏天故莫能增其高尊其靈成鳩之制與神明體正神明者下究而上際克嗇萬物而不可厭者也周泊偏照反與天地總故能爲天下計俱見鶡冠子

尉繚 尉繚子五卷周尉繚撰漢志兵家有尉繚三十一篇今本二十四篇不知卽漢志所載否然其言多近於

正與戰國權謀頗殊故橫渠張子亦嘗註
之其義甚備不比陸佃註鶡冠之簡略也

李　克　魏人子夏弟子

雕文刻鏤恐傷農刑罰源清法服恭三事下人身免惡
五端求相國登庸挽推轂擁羣才進廣狹門歸大度客
若識薦賢蒙上賞翟璜何苦炫詞鋒

法服魏文侯問李克曰刑罰之源安生李克曰生於奸邪淫佚之行凡奸邪之心饑寒而起淫佚者久饑之詭也雕文刻鏤害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傷女工者也農事害則饑之本也女工傷則寒之原也饑寒並至而能不爲奸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飾美以相矜而能無淫佚者未嘗有也故上不禁技巧則國貧民侈貧窮者爲奸邪而富足者爲淫佚則驅民而爲邪也民已爲邪則以法隨誅之不赦其罪則是爲民

設昭也刑罰之起有源人主不塞其本而替其三事未傷國之道乎文侯曰善以爲法服也見說苑

魏文侯問李克曰人有惡乎李克曰有夫貴者則驕者惡之富者則貧者惡之智者則愚者惡之文侯曰善行此三者使人無惡亦可乎李克曰可臣聞貴而下賤則衆弗惡也富而分貧則窮士弗惡也智而教愚則童蒙者弗惡也文侯曰善哉言乎見韓詩外傳

五端

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李克對曰臣聞之卑不謀尊疏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用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遂用魏成子爲相見史記

翟璜

李克過翟璜之家翟璜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爲之李克曰魏成子爲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覩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鄴爲憂臣進西

門豹君謀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
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臣何以負於魏
成子李克曰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祿
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
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君皆
臣之子惡得與魏成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
人也失對願卒
爲弟子見史記

王蠋　齊畫邑人嘗諫湣王不聽
退耕於野燕入齊死之

兵出金臺萬馬臨歸耕原旱樂山林燕軍難奪齊臣志
一士能堅二邑心騎劫代師終挫衂狐咺哭國並規箴
招降不屈從君始烈氣英風冠古今

齊臣　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
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

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爲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

一士

蠋拒燕命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爲襄王

二邑

謂莒即墨二邑

狐咺

狐咺以亡國直諫齊湣王湣王不受狐咺出哭國三月其辭曰先出也衣絺紵後出也滿囹圄吾今見民之洋洋然東走而不知所處齊王問吏曰哭國之法若何吏曰斮王曰行法吏陳斧質於東閭不欲殺之而欲去之狐咺聞而蹶往過之吏曰哭國之法斮先生之老歟昏歟狐咺曰曷爲昏哉於是乃言曰有人自南方來鮒入而鯢居使人之朝爲草而國爲墟殷有比干吳有子胥齊有狐咺已不用若言又斮之東閭見齊策及呂氏春秋

樂毅

中山靈壽人爲燕將下齊七十餘城封昌國君後奔趙趙封望諸君卒於趙

蕭蕭易水我重來薦士今猶豔郭隗一旦齊城傾虎旅千金燕市失龍媒天心未許成王業敵國無端出將才後有隆中前賴上如君終始信堪哀

郭隗　燕昭王爲郭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　齊城　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卽墨未服會昭王死子立爲惠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於毅及卽位齊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　惠王固已疑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毅　千金　初郭隗對昭王曰臣聞古之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爲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馬之至者三今王誠欲

致士先王業本魏夏侯泰
從隗始初樂毅論

田單為齊將敗燕師迎法章於莒入臨
淄而聽政既復齊國封單安平君

用間誠工計復奇。只嫌掘墓慘焚尸。陰謀激怒羣心奮。
故鬼含寃萬骨悲。牛縱也因臨勁敵。鳥飛常苦拜神師。
法章尚有中興略。莒邑區區掎角支。

用間
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
反間令人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
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
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
唯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
王以爲然使騎劫代樂毅

計奇
單乃收城中得千
餘牛爲絳繒衣畫
以五采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
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

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城中鼓譟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

燕掘墓

初單嘗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劓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僇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壟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共欲出戰怒自十倍

神師

始單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日當有神人爲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單乃起引還東向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

法章

潛王子後爲襄王

莒邑

法章以莒距燕單既破齊師吏主將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盡復齊七十餘城

孟嘗君 姓田氏名文齊威王孫

俠氣賢聲起薛郊。相齊齊重壓函崤。人謀殺我重關去。
父忌生兒五日交。賓客三千羅異等。弟兄四十冠同胞。
但觀一事知無後。伐破宗邦識見淆。

重關 秦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爲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爲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爲言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即馳去更封傳變姓名以出關夜半至函谷關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爲雞鳴而雞盡鳴遂發

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

五日

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嬰怒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

三千

時天下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三千餘人無貴賤一與文等

無後

文卒諸子爭立齊魏共滅薛孟嘗君絕嗣無後

伐

破

先是齊湣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為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齊湣王亡在莒遂死焉

馮驩 驩一作煖孟嘗君客

落拓誰聆獨調彈。侯門倚柱發長歎。何須幾度魚車美。但見三窟兎窟難入。薛券焚。觥擬祝。返齊廟。立枕能安。數千客。不知毛遂。趙勝。田文。總一般。

倚柱　初馮驩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彈其劍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為之駕比門下之車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後有頃復彈其劍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左右皆惡之以為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驩不復歌

三窟　驩為孟嘗君收債於薛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

債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至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赴矯命以債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債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馮驩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廐美人充下陳君令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爲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債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爲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說後朞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爲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終日孟嘗君顧謂馮驩先生所爲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驩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爲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游於梁謂梁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爲上將軍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

嘗君馮驩先驅誡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黃金千斤文車二駟服劍一封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祟沈於諂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為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馮驩誡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為樂矣

陳駢子　齊人事湣王為大夫後居薛

冬披罽音計煖夏絺涼一日三供饜黍粱燕飲鼎烹殊茹素馬騰鞭指又飛黃禮隆薛國刑先避怨構齊臣德自長從古毀人人反利讒人朝上漫高張

齊臣　唐子短陳駢子於齊湣王湣王欲殺之陳駢子與其屬出亡奔薛孟嘗君聞之使人以車迎之

至而養以芻豢黍粱五味之膳曰三至冬日被裘罽夏日服絺紵出則乘牢車駕良馬孟嘗君問之曰夫子生於齊長於齊夫子亦何思於齊對曰臣思夫唐子者孟嘗君曰唐子者非短子者耶曰是也孟嘗君曰子何爲思之對曰臣之處於齊也糲粢之飯藜藿之羹冬日則寒凍夏日則暑傷自唐子之短臣也以身歸君食芻豢飯黍粱服輕煖乘牢良臣故思之此謂毀人而反利之者也是故毀譽之言不可不審也見淮南子人間訓

高張 讒人高張賢士無名本賈長沙弔屈原賦

平原君 名勝趙諸公子

羣公錄錄未須懷濁世翩翩本自佳捍國建侯封傳吏

倚樓慢士斬宮娃囊中毛遂錐抽穎劍下馮亭爨析骸

有客買絲思繡汝趙州澆酒與誰偕

錄錄
毛遂與楚王定從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

濁世
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本史記論

傳吏
邯鄲之圍李同戰死封其父傳舍爲李侯

吏慢士
初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躄者槃散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躄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以君能貴士賤妾也臣不幸有罷癃之病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躄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我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門下舍人稍稍引去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不殺笑躄者以君爲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躄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躄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

毛遂
毛遂對平原君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若遂早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

馮亭
秦攻趙急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

按史云郤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衆邯鄲幾亡亦本史記論

毛先生 名遂平原君上客

武安再戰燬夷陵失援讀去聲何由自振興百萬師强秦等畏五千里廣楚無能捧盤殿上盟縱定按劍階前攝級登門下三年韜晦意奇材勿遽露鋒稜

夷陵 毛遂謂楚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强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

百萬 平原君已定從而歸嘆曰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强於百萬之師

捧盤 毛遂捧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

按劍 初平原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

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三年先是遂處平原君門下三年左右未有所稱誦

虞卿游說之士嘗相趙食邑於虞故號虞卿

天○朝○下○策○仗○和○親○歲○幣○徒○增○百○萬○緡○何○若○揣○情○工○畫○趙○極○言○制○媾○車○歸○秦○窮交伏劍逃封爵戰國遺書續獲麟人不易知規諷切侯生兩語足書紳

揣情虞卿料事揣情爲趙畫策何其工也本史記論

制媾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寡人使束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爲媾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爲不媾軍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

遺書魏齊已死虞卿不得意乃著書上採春秋

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

易知 始虞卿與魏齊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屩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為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閒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

廉頗 趙將仕趙孝成王時官至上卿

門前寥落翟公羅勢退曾無客一過驢結名卿甘自屈權爭庸將竟難和破燕未幾功勳替仕楚徒勞涕淚多

底事邯鄲圍急日平原終不起廉頗

翟公 頗之既歸長平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至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又何怨乎翟公羅見史記汲鄭列傳

驩結 頗先欲辱藺相如後聞其為國家避己乃肉袒負荊因賓客至門謝罪卒相與驩為刎頸之交

肅將 趙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頗頗怒攻樂乘乘走頗遂出奔魏之大梁

破燕 始邯鄲圍解五年燕用栗腹之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頗為將大破燕軍於鄗殺栗腹遂圍燕燕割五城請和

仕楚 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欲返趙為郭開所譖卒於壽春

公孫龍 字子秉辯士為平原君客與孔門字子石之公孫龍不同時

堅白分明舉世稀更言白馬白為非孔穿請教辭翻屈

趙勝驚談指最微。好辭徒矜三耳異。離龍還覺一心違。

出關無傳詞關吏。寡實終羅詭辯譏。

堅白 龍有堅白論。平素善爲堅白異同之辨。

白馬 龍六國時騁辯。兼好刑名。疾名實之散亂。因資材之所長。爲守白之論。假物取譬。以守白辯。謂白馬爲非馬也。白馬爲非馬者。言白所以名色。言馬所以名形也。色非形。形非色也。夫言色則形不當與。言形則色不宜從。今合以爲物。非也。如求白馬於廐中。無有。而有驪色之馬。然不可以應有白馬也。不可以應有白馬。則所求之馬亡矣。亡則白馬竟非馬。欲推是辯以正名實。而化天下焉。

趙勝 龍與孔穿會趙平原君家。穿日。素聞先生高誼。願爲弟子久。但不取先生以白馬爲非白馬耳。請去此術。則穿請爲弟子。龍曰。先生之言悖矣。龍之所以爲名者。乃以白馬之論爾。今使龍去之。則無以教焉。穿不能答。見孔叢子。

三耳 公孫龍與子高記論於平原君所辨

理至於臧三耳子高曰今謂臧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臧兩耳甚易而實是也見孔叢子按孔穿字子高

出關 公孫龍常爭論曰白馬非馬人不能屈後乘白馬無符傳欲出關關吏不聽此虛言難以奪實也見劉晝新論

詭辯 或問公孫龍詭辭數萬以爲法法歟曰不合乎先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見揚子法言

聶政 河內人所居在軹深井里爲友嚴遂報仇而死

狗屠何枉列卿車百鎰黃金禮意加杖劍可憐終有姊
鼓刀奚至歎無家睚眦積忿新交締齊楚同聲壯士誇
從此韓邦傳勝概祖龍褫魄博浪沙

狗屠 嚴仲子至聶政門數反然後具酒觴聶政母前奉黃金百鎰爲其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

仲子曰臣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杖劍聶政將刺韓相俠累遂謝鼓刀而屠齊楚政既車騎人徒獨行杖劍至韓鼓刀本聶政語刺殺俠累無人識者其姊後死其旁以明之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及其姊嫈亦烈女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 揚子法言曰政也爲嚴氏犯韓刺相能得士矣 壯士 俠累曼面爲姊實壯士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

藺相如 趙人官至上卿

秦兵十萬壓長平。易將猶然力疾爭。太息君王聽敵間。坐教豎子誤家聲。賢登下位傳宮監。名襲他年話長卿。歸璧避車張弛合。深沈智勇本忠貞。

秦兵 秦與趙兵相距長平廉頗堅壁不戰趙信秦間遂以趙括代頗時相如以病篤求見趙王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王不聽括果敗死白起坑趙降卒四十萬

長卿 漢司馬相如小名犬子慕藺相如之爲人故以爲名

歸璧 初趙得楚和氏璧秦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請以十五城易璧趙王猶豫未決宦者令繆賢薦相如勇士有智謀相如曰臣願奉璧往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後卒如其言

避車 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頗宣言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已而望見頗引車避匿頗卒感動肉袒負荆相與結爲刎頸之交

信陵君 名無忌魏昭王少子安釐王異母弟

邯鄲。十。載。趣。歸。旗。飛。檄。能。驅。五。國。師。事。急。賢。豪。安。社。稷。

讒。工。兄。弟。起。猜。疑。豹。韜。兵。法。書。千。卷。燕。樂。笙。歌。酒。一。卮。

莫訛竹冠多謾罵幾回下馬祭荒祠

十載　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往請公子不肯毛公薛公以先王宗廟在魏說之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使使徧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

事急　初秦昭王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侯生乃屏人間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在王卧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卧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為人所殺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為公子死無所辭公子誠一開口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果得虎符使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遂將其軍勒兵

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得選軍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

兵法

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按劉歆七略亦載其書及圖

酒卮

其後秦數使反間僞賀公子得立爲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爲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

竹冠

史記高祖紀高祖爲亭長乃以竹皮爲冠令求盜之薛治之時時冠之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乃是也

荒祠

高祖爲置守塚五家以四時奉祀公子

侯嬴

魏隱士年七十餘終不肯仕信陵君卑下之

名卿執轡布衣尊一舉能將兩國存七十衰翁眞獲所三千上客枉銜恩秦邦波靡憑陵氣鄴壘風雄俠烈魂

曾過夷門城下路信陵喜士感龍門

執轡魏有隱士曰侯嬴年已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睥睨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三千公子爲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鄴壘信陵君與朱亥俱行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到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其日侯生果北鄉自到龍門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

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絶也

子發 楚人爲威王將

士卒籧屯共苦甘蘐幃訓與越王參執珪賞蔡威江北取枕歸齊震濟南攻下城垣過燧象解如風雨絓驚駭市偷薄技功旋奏容接終須德量涵

蘐幃 子發攻秦絶糧使人請於王王因歸問其母母問使者曰士卒得無恙乎對曰士卒并分菽粒而食之又問將軍得無恙乎對曰將軍朝夕芻豢黍粱子發破秦而歸其母閉門而不內使人數之曰子不聞越王句踐之伐吳客有獻醇酒一器王使人注江之上流使士卒飲其下流味不及加美而士卒戰自

五也異日有獻一囊糗糒者王又以賜軍士分而食之甘不踰嗌而戰自十也令子爲將士卒并分菽粒而食之子獨朝夕芻豢黍粱何也夫使人入於死地而自康樂於其上雖有以得勝非其術也子非吾子也無入吾門子發謝其母然後內之見列女傳

執珪

子發攻蔡踰之威王郊迎列田百頃而封之執珪子發辭不受曰治國立政諸侯入賓此君之德也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遁此將軍之威也兵陳戰而勝敵者此庶民之力也夫乘民之功勞而取其爵祿者非仁義之道也故辭而弗受見苟子

取枕

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爲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願以技齎一卒子發聞之衣不給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爲之禮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師而當之兵三卻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爲君行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偷則夜解齊將軍之幬帳而獻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

得將軍之帷使歸之於執事明日又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人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君恐取吾頭乃還師故曰無細而能薄在人君用之耳故老子曰不善人善人之資也　風雨　蓋聞子發之戰進如激矢合如雷電解如風雨員之中規方之中矩破敵陷陣莫能壅御澤戰必克攻城必下俱見淮南子

范痤　趙人范氏之後嘗爲魏安釐王相

已辭魏闕卧林邱強趙無端逞譎謀明哲保身公子德
英雄短氣大邦讐騎危上屋開王聽襲欲騰書切己憂
故相何爲翻見忌悔教不共賣漿游

譎謀　趙使人謂魏王曰爲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因上屋

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
痤死趙不與王地則王將奈何故不若與先定割地
然後殺痤
痤因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
魏王曰善襲欲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彊
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奈
賣娛用信陵君
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
薛公事